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茶花女

CHA HUA NV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法】小仲马 / 曹姜慧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初见她的情景我一生都难以忘记。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下，她身着一袭及地长裙，从远处款款走来。俊俏的脸蛋上，五官像是被精心雕琢了一番，大小与比例都恰到好处完美。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茶花女

Chahuanu



[法]小仲马/著
姜 慧/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姜慧改写.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57-6

I. ①茶… II. ①小…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299 号

责任编辑: 何海

责任校对: 陈琪

整体设计: 新奇遇

责任印制: 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插页: 6 页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9 千字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茶花女》是第一部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

作者小仲马，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大仲马的私生子。七岁时大仲马才认其为子，但仍拒不认其母为妻。私生子的身世使小仲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世人的讥诮。成年后痛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淫靡之风造成许多像他们母子这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决心通过文学改变社会道德。他曾说：“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探讨资产阶级的社会道德问题，则是贯穿其文学创作的中心内容。

《茶花女》为读者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为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茶花女”这三个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位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

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是一个性格鲜明、思想明朗、感情纯真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姑娘。虽然命运和生活把她推到了另一种境界，成为风尘女子。但是，她纯真的本质没有改变。为了高贵的爱情，她宁可失掉一切，宁可受尽屈辱和误会。最后，为真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茶花女的遭遇和悲惨结局，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被侮辱、被残害者的冷酷无情，批判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观念。人们在看《茶花女》时，往往落下伤心的眼泪。悲剧直接给人以痛感，但痛感迅速的向快感转换，从而使读者在感情上得到一种满足。

小说中，阿尔芒的父亲不能接受玛格丽特，只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在他眼中，妓女是道德败坏的象征，辱没家声，而且毫无人性，“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性的生物，她们是一架诈钱的机器，就像钢铁铸成的机器一样，随时随地都会把递东西给它的手压伤，毫不留情、不分好歹地粉碎保养它和驱使它的人。”正是这种伪道德，熄灭了爱情之火，也熄灭了生命之火。小仲马批判造成玛格丽特悲剧命运的伪道德，其实也是为母亲悲剧命运鸣不平，是自身情感经验的移情。

小说采用了三个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全书以作者“我”直接出面对玛格丽特的生平事迹进行采访着笔，以阿尔芒的自我回忆为中心内容，以玛格丽特临终的书信作结。这就把女主人公的辛酸经历充分展露在读者面前，很易激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众人对玛格丽特遭遇的反应，也通过作者“我”表达了出来；这样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

抒情色彩。小说采用倒叙、补叙等多种手法，从玛格丽特的不幸身世、对她的遗物进行拍卖、作者“我”抢购到一本带题词的书写起，从而引出题赠者阿尔芒对死者的动人回忆。

总之，小说通过“我”充分体现了作者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思想，着重表现了人与人之间诚挚的交往、宽容、理解和尊重。阿尔芒和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体现了人间的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宽容与尊重，体现了人性的爱。

第一章

昂坦街九号总是以一种神秘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间刚刚接近中午，这里便已人满为患了。一切只因为它的主人曾是整个巴黎最有风情和韵味儿的女人。虽然现在她已不在人世，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深刻地印在大家的心里，让人久久无法忘怀。

她的居所，曾一度引起几乎整个巴黎所有女人的猜忌，这里到底具有怎样的魔力，能吸引为数众多的贵族子弟，让他们甘愿倾家荡产也愿博得女主人的嫣然一笑？为了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不管是仪态万方的公爵夫人，还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都不约而同地从各处赶来。她们三五成群地穿梭在装修考究的回廊里，欣赏着卧室里别具一格的摆设。

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心想这次的拍卖会肯定会有热闹看的。随着一股人流，我也趁势挤进了一个不断有人进出的房间。精致的梳妆台上，各种首饰可谓应有尽有。每一个驻足观望的人都忍不住发出唏嘘不已的惊叹。大家由此而推断，曾住在这里的人，一定有着许多腰缠万贯的情夫。我最大的兴趣并不是要数清她到底有多少个情

人,我只是想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哪些常人无法想象的故事。

也许是我沉思得太久,当我觉察到喧闹的房间突然间变得异常安静的时候,才发现偌大的房子里居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就像她的怅然离世让人无法理解一样,我也不明白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何会悄然消失,而我却还留在原地。带着一份怅然若失的心情,我和守门人随便聊了起来。他像是解说一样,讲述着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从前曾过着怎样奢华的生活。滔滔不绝的话语中,他竟从不知,我和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曾是旧相识。

在我的眼中,她和其他的女子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一张漂亮精致的脸蛋,有时也会露出小女孩才有的娇羞面容,虽是一介烟花女子,却总是让人无限怜爱,有一种想要保护她的冲动。

回到巴黎后,辗转打听了很多消息,我终于得知,本月的十六号,将会正式召开拍卖会。以繁华著称的巴黎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离去而稍显落寞,更不用说是一个妓女了。人们依旧像往日一样各行其是,除了在她的住所里参观时发出的唏嘘感叹,并没有人真的为她的离去而感到悲伤。可我却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感觉很难过。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她像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谜团,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人们常能见到她美丽的身影,举手投足间尽显高贵典雅,从无烟尘女子的矫揉造作。十足的贵族气息,让等闲女子望尘莫及。

初见她的情景我一生都难以忘记。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下，她身着一袭及地长裙，从远处款款走来。俊俏的脸蛋上，五官像是被精心雕琢了一番，大小与比例都恰到好处的完美。漆黑如缎的长发随意地披散着，时而被风吹起，更显灵动。

她把少女的纯真与少妇的风韵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炼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魅力，吸引着不计其数的男人为她鞍前马后在所不惜。

她爱戏剧，也爱蜜钱，但更爱茶花，所以人们送了她一个淡雅别致的名字“茶花女”。绝色女子的身上往往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茶花女”的故事讲述的便是被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公爵视若亲生女儿的一名巴黎妓女玛格丽特的动人事迹。

住在巴涅尔的老公爵曾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儿，只可惜因为一场疾病早早地死掉了。思女心切的老公爵见玛格丽特长得和女儿如此相像，便把她当成掌上明珠一样看待。他提供给她富足的生活，使她完全摆脱从前的生活环境，让重病期间的玛格丽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大病初愈的玛格丽特刚一回到巴黎，老公爵便赶来探望。单纯的忘年之交在扑朔迷离的流言中变成蜚短流长，但他们从不在意。那时的“茶花女”玛格丽特只有二十岁。

第二章

为了给地毯商留下充足的时间拆卸壁毯，拍卖会举行前特意留了一天的时间，来访者也可在此段时间内随意参观。我从外地旅游归来后，并没有马上得知玛格丽特因病离世的消息。一个漂亮的风尘女人，不管生前多么高调奢华，死后也难以再兴起巨大的波澜。她们就像陨落的星辰一样，虽划下一道美丽的弧线，终究还是会黯淡无光。

在巴黎，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名妓的所有情人差不多都是亲密无间的好友。所以，玛格丽特的情人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得知了她的死讯。他们略有感慨地谈论着一些关于她的轶事，却并不怎么伤感。

随着年岁的增长，眼泪成为越来越珍贵的东西，为一个妓女流泪，对于那些声色犬马之徒而言，简直太过滑稽。

虽然在玛格丽特的心中，我的存在并没有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但她的离去，仍然让我觉得十分痛苦，难受至极，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她生前的样子。

在闻名遐迩的香榭丽舍大街上，人们总是能看见她乘坐的精致的马车。和其他的妓女不同，她的身上仿佛有一种与

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再加上她的举止总是很端庄优雅，让人远远看见，便心生艳羡。

因为很少有男人愿意把这种和妓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公之于众，所以大多数的妓女身边，总是有女伴相随，以此而排遣寂寞。这些女伴们几乎知道女主人的所有秘密，所以常常有人向她们打听女主人的喜好和行踪。但玛格丽特却与她们截然不同。

她喜欢一个人独自乘车出行，穿着也极其素雅，尽最大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遇上熟人，她会微微颌首，点头致意。不知道的人，常常误以为她是尊贵得体的公爵夫人。

与其他妓女喜欢在热闹的街市上散步不同，玛格丽特的马车总是在闹市中疾驰而过，穿越喧嚣，来到一片宁静的树林中时，她才会下车，慢慢地踱着步子，有时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直到累了，才重新回到车里，朝家的方向赶去。

如此冷艳绝美的一个姑娘，竟然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惋惜之情，就像眼睁睁看着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怦然间被粉碎一样。

我相信，所有接触过玛格丽特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她是一位自然天成的绝色美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是完美无缺的。

修长的身材，经过精美服饰的打扮，更显高挑纤细。质地柔软的羊绒披肩随意地搭在肩上，丝质长裙一尘不染，腰间的褶皱恰到好处。

小巧的头颅，鹅蛋般圆润的脸庞。黑色的眼睛明亮而深邃，长长的睫毛投下淡淡的阴影。挺直的鼻子下，红唇白齿。



满头秀发更是如丝绸般鲜亮柔软，偶尔有风吹过，露出饱满的耳垂和价格不菲的钻石耳坠。

最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玛格丽特的脸上有一种少女刚刚长成时的天真神情，那么纯真无邪、纤尘不染，完全与她的妓女身份不符。而这种稚气的神情，又绝非她的矫揉造作。

曾有一位名叫维达尔的画师，为她画了一幅肖像，清晰而生动地再现了她脸上纯真无邪的神情。我有幸将这幅画像收藏，以此来缅怀故人，当做永久的回忆。

玛格丽特有一个众人皆知的爱好，就是喜欢到剧场里观看演出。每逢有新剧上演，她总会准时出现。拿上望远镜、蜜钱和一束茶花，认认真真地观看演出。这三件东西几乎成为她的宝贝，只要在剧场里看见玛格丽特，就一定会看到她手上拿着的望远镜、身旁桌上摆着的蜜钱和山茶花。

在她经常光顾的几家剧院里，人们注意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玛格丽特虽然喜欢佩戴茶花，但茶花的颜色却会发生固定的改变。比如一月里，有五天时间她佩戴红色的茶花，另外二十五天则佩戴白色的茶花。这种改变必定有一个原因，但除了玛格丽特本人外，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见过她佩戴别的花，也从没有人见过她买过别的花，人们因此而亲切地称呼她为“茶花女”。这个意境优美的绰号不经意间便流行开来，人们似乎更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与很多游走于上流社会的妓女一样，她曾做过很多人的情妇，对此她从不刻意隐瞒和避讳。据说，她曾陪在一个老公爵身边长达三年的时间。老公爵极为富有，帮她摆脱贫穷的

困境，所以她心甘情愿地与他在一起。

时间回溯到一八四二年，尽管春天已经来临，但玛格丽特的身体依然相当虚弱，根据医生们的嘱托，她决定去巴涅尔进行温泉疗养。

在众多的病人中，有一个女孩长得和玛格丽特尤为相似，就连病情都出其不意地相同。这个女孩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富有的老公爵。不知情的人还以为玛格丽特和这个女孩是孪生的姐妹。

在玛格丽特到达巴涅尔没多久，老公爵的女儿便因病离世了。伤心欲绝的老公爵久久不忍离去，一遍又一遍走在女儿生前经常散步的小路上。一天清晨，在小路的拐角处，老公爵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女儿复活了，赶紧擦干满脸的泪痕，上前拉住玛格丽特瘦弱的双手。思女心切，使得他连面前站着的人究竟是谁也不问清楚，就恳求她，让他可以像疼爱女儿一样来疼爱她、关心她。

被他的真情所感动，玛格丽特当场就答应了他的请求。陪同玛格丽特一起前来巴涅尔的，只有她的侍女，所以玛格丽特根本不用担心，此事会对她的声誉造成什么影响。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些曾经和玛格丽特打过交道的人，偷偷告诉了老公爵，玛格丽特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个妓女。对于老公爵而言，这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曾把她当成女儿一样看待，却不想她竟是个风尘女子，单从这一点出发，她便没有办法再和他的女儿站在同样的高度上了。可是，这些日子以来，与玛格丽特的朝夕相伴，已经成为老公爵生活中的必需品，



要想让他就此与玛格丽特决绝地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过缜密地思虑后，老公爵终于向玛格丽特开口，他愿意负担玛格丽特日常开销的全部费用，前提是她必须改变自己从前的那种生活方式。玛格丽特没有多想便答应了老公爵，像一场交易一样，双方都非常满意。

玛格丽特深知，自己如此年轻就身染重病，与之前的生活方式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她愿意借着这样的机会，彻底改变自己，重新争取上帝的信任与怜悯，获得美貌与健康。

炎炎盛夏已不知不觉地接近尾声，在巴涅尔宁静纯粹的环境中，玛格丽特的身体已逐渐恢复到健康时的状态。她决定重返巴黎，老公爵欣然应允，并答应同她一同前往。回到巴黎后，老公爵依然对玛格丽特关爱有加，经常抽出时间亲自来探望她。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外人很难理解。种种猜测与流言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人猜到他们之间的真情所在。

老公爵把玛格丽特当成女儿一样看待，并始终和她保持着这种不是父女胜似父女的关系，无论是生活中的接触，还是情感上的交流，从没有越过这层关系。在他看来，任何超越这种“父女关系”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乱伦，他甚至连一句暧昧的话都没有对玛格丽特讲过。

在巴涅尔调养的时候，玛格丽特确实想彻底改变自己和从前的生活状态，她从没有忘记对老公爵许下的诺言。可是回到巴黎后，污浊的环境迫使她再难像在巴涅尔时那样，过着安宁恬淡的生活。除了老公爵来访的时候，她不得不克制自己外，其余大部分的时间，她依然如生病前一样，彻夜饮酒、狂



欢不止。

正值妙龄的玛格丽特，经过一场病痛的折磨后，非但没有形销骨立，反而更增添了几分妩媚的姿色。外人看来，觉得她比之前更加明艳动人，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病，并没有彻底地根除。

老公爵身边的一些人始终认为，公爵与玛格丽特的关系将会对公爵的名誉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他们暗地里对玛格丽特进行监视，希望能从她的一举一动中找到不检点的证据。终于，他们在玛格丽特接待了一个年轻人并留他过夜后，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公爵。

老公爵听后，立刻跑去盘问被他视作女儿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和盘托出，没有一丝的隐瞒。无法兑现承诺，她也不愿再接受老公爵所给予的恩惠。

在气愤之下离开的老公爵，整整七天都没有再来探望玛格丽特，及至第八天的时候，他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跑去见玛格丽特，恳求她原谅他，并像以前一样待她。他答应给玛格丽特绝对的自由，无论她做什么，他都绝不干涉和妄加评论。

虽然不甚乐观，但这的确的确是玛格丽特病愈后回到巴黎，最初一段时日的生活。

第三章

十六日下午，我来到昂坦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刚一走到大门口，便能清晰地听见里面高声叫喊的声音，房间里早已人满为患。

几乎全城的风尘女子都早早地来到了现场，优雅的贵妇人们远远地站成一排，偷偷地朝她们看去。平日的生活中，她们并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这些花街柳巷的女人们，但她们从来都对她们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知道她们究竟是怎样得到那么多男人的垂青和怜爱。

对于大家能在这样的场合下相遇，有些人感到万分惊讶、难以理解；也有些人觉得再自然不过。除了少数真心想买下一两件东西的人而言，大多数来此的人都是凑凑热闹。

虽然在热情高涨的人群中，不乏死者生前的好友故交，但几乎瞧不见哀伤的神色。死者已去，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她留下的各种宝物，而非她本人。

台上拍卖估价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卖着，台下高声谈笑的声音此起彼伏。不时有人站起来高声怒吼，要大家保持安静，毕竟拍卖的本质是以利益见分晓，对于那些商人们而言，他们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进行思考、权衡与较量。

如此混乱嘈杂的场面，让我再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曾风靡一时的茶花女，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断气，如今她还尸骨未寒，可这些见利忘义的家伙却在这里分割着她的遗产。那些喜笑颜开的拍卖商们，或许早已忘记了玛格丽特的存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

各种精美的服饰和珠宝，很快便被抢购一空，速度之快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也希望能拥有一两件曾属于玛格丽特的东西，以作纪念，但这些只有女人们才会用到的服饰与珠宝，对我而言却毫无用处。所以，我只能混迹在人群中，默默等待。

突然，一个高声叫喊的声音刺激了我的神经：“精装《玛依·莱斯特》，扉页上有题字，价格十法郎。”

喧闹的人群第一次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露出诧异的神色。过了很久，才有人应声：“十二法郎。”

我几乎是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十五法郎。”

拍卖估价人高声重复道：“十五法郎。”

话音未落，刚刚报出十二法郎的那个人便高声喊道：“三十法郎。”

“三十法郎，第一次。”拍卖估价人像是早就料定了会有人报出比这更高的价格，不急不缓地重复着那个数字。

我并没有想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我是真心想得到这本曾属于玛格丽特的书，于是我只好继续抬高价格。经过好一阵紧张的较量后，我以一百法郎的价格成为这本书的拥有者。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我身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实在不明白，一个不名一文的年轻人究竟为何要以高出